加拿大鵝

客居人語

姚　船

雁是人們喜愛和稱頌的鳥類之一，因爲牠們有很強的紀律性。小時候生活在南方，每到初秋，看到蔚藍的天空有一群群大雁從北方飛來，牠們排成人字形，很優雅地在頭頂掠過，飛向更溫暖的地方避寒過冬。等到春天，又千里迢迢結隊飛返原棲息地。很想近距離看看這些只有在書本上才能觀其全貌的可愛動物，可惜牠們只在高高的天際展翅飛翔。

等到那一年移居加拿大，有一次到一個綠草如茵的公園，發現湖邊有很多大雁，有的在草地低頭覓食，有的在水中昂首戲游，時而噗噗噗鼓起翅膀飛起，時而嘎嘎嘎滑落地上，自由自在和遊人打成一片。看着一隻走近身旁的大雁，我有點驚喜，舉起相機，衝口而出，多美的雁啊！朋友笑着說，這裡的人不叫雁，叫鵝。是嗎？我有點詫異，故鄉的鵝又肥又大，只會在水面游弋，哪會如此靈動敏捷，一下子凌空而去？眞是異國他鄉，連稱謂也不同。

加拿大鵝（Canada Goose）確是雁類中的一種，在北美洲土生土長。頭頂和長頸爲黑色，面頰與腹部卻是白色，而翅膀的羽毛則呈褐色，層次分明。如果站立，一般身高一米左右，體重在三至六公斤之間。在加拿大鵝七個分類中，有一種稱爲特大型的，重可達十一公斤，兩翼伸展爲二點四米，據知是所有雁類中最大的，且也長壽，能活十至二十四年。

加拿大鵝到秋天也要南飛，分四條飛行走廊長征，到北美洲南部過冬。有人笑說這裡的老人，不少每年都要跟隨大鵝南飛，到美國佛羅里達州有熱帶風情地方避寒。近年來，因地球暖化，也由於大量麥田和玉米地開發，大片的公園草地等，爲鵝提供了豐富食物。現在，越來越多的加拿大鵝冬天照樣留守家園，不長途跋涉遠飛。

加拿大人喜愛鵝，牠是該國有代表性動物之一，錢幣和郵票上都印有牠們的身影。除了有執照的獵人可以在郊野獵取外，城市禁止捕捉獵殺鵝，人們也自覺加以保護。電視晚間新聞節目不時有這樣的鏡頭：一隻大鵝帶領一隊小鵝排成一條直線，步履蹣跚緩慢走過大馬路或公路，所有車輛都主動停下來，生怕打擾牠們的行程或造成危險，優先讓牠們安全通過。

偶而看到加拿大鵝在天上掠過，或在公園、停車場邊遇到牠們，我都會暗自思忖，這麼有靈性的飛鳥，群居而有紀律，而且據專家介紹，雌雄伴之間忠貞不渝，不移情別戀，爲保護下一代不惜犧牲自己，還具有超人的意志和耐力，不達目的誓不甘休，這對於聲稱是萬物主人，卻又沉浸在爾虞我詐生活中的人類，何嘗不是一個諷刺和借鑑?!

因爲她漂亮

如是我見

陸　地

一位長相靚麗的女孩不愼滑入護城河，被水沖到了橋洞處，幸好橋洞處有一破柵欄，把女孩的衣服勾住了。

女孩喊救命。

但水流很急，而且護城河離地有二三米之高，即使下得河去救，也爬不上來。衆人都知危險，不敢下河。

有個小伙子脫了衣服，跳入河中，划向女孩。小伙子水性好，很快泅到女孩處，把女孩拖到橋墩處，女孩緊緊抓住橋墩，倒是性命無虞了。這樣捱了二十多分鐘，消防員來了，記者們也來了。消防員放下雲梯，輕輕鬆鬆把兩人拖了上來。

三四位記者圍住了小伙子要採訪他。有位女記者問：「水那麼急，你怎麼敢下河去救？」小伙子扭頭看着旁邊救上來的女孩，大聲說：「她長得那麼漂亮。」圍觀的人和所有記者都笑了。

女記者又問：「你有沒有想到這樣做很危險？」

小伙子說：「那麼漂亮，要是被水沖走了，眞是可惜了。」這次，大家都笑出了聲。

那女孩眞的很漂亮，身材高挑，皮膚白皙，眼睛大大的，怎麼看怎麼美。這則新聞後來在電視上放出來了，有救人的場景，有女孩表示感謝的場景，就是沒有小伙子那有趣的回答。

不知道電視編導爲何要刪了小伙子的眞心話，難道是因爲他救人動機不純？難道一個救人英雄必須要經得起任何角度的推敲和錘煉，沒有任何道德上的瑕疵才算「救人英雄」。

這大概就是我們的價值觀。

我們嚮往的「英雄」高大而不可觸及，就像神一樣，他們沒有私心雜念，不能有自己的好惡，要求他們個個具有「普度衆生」的情懷。因爲救下墜樓女童的「最美媽媽」吳菊萍，被記者一次次地追問吳菊萍所在的阿里巴巴公司獎勵她的錢如何使用，言下之意，是讓吳菊萍把錢捐出來。

而讓人十分納悶的是，爲什麼吳菊萍救了人，爲什麼非要捐出公司的獎勵金？阿里巴巴公司每年在獎勵很多人，除了見義勇爲的，還有業績出色的，建言獻策的……是不是這些人也要把獎勵金捐出來？

我們習慣了「製造英雄」的舊模式，不允許一個英雄身上存在些許的「俗常的人性」。一旦做了好事，成爲口碑中的「英雄」，一定想方設法會將你的過去「美化」，然後「美化」你的現在和將來。結果，出現在我們面前的「英雄」，往往不食人間煙火，沒有喜怒哀樂。

文壇逸話

文史叢譚

馮　進

在學校圖書館發現一本書頁發黃的小書，《儒林清話》，作者署名今聖歎。打開一看，是三十多篇長短不一的散文，敘述了中國現代文人學者的趣事，雖名「清話」，實則「逸聞」。本書的史實考證也許未必靠譜——比如說老舍是愛新覺羅氏的皇室貴胄，和國民政府有亡國之仇，就未免有「腳踩西瓜皮，滑到哪裡是哪裡」之嫌——但文筆流暢，情感灑落，讀起來別有風味。

後來一查，才知道今聖歎是湖南衡陽人程綏楚（一九一六至一九九七，字靖宇）的筆名。此公出身名門，祖父程商霖曾官兩淮鹽運使、湖北江漢關監督，父程嘉堯是著名律師。自己又曾旁聽於北大，畢業於西南聯大史學系，受教於陳衡哲、陳寅恪，也頗得胡適器重。他於一九五〇年移居香港，曾應金庸之邀，在《明報副刊》開設專欄，我現在看的這本《新文學家回憶錄——儒林清話》由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於一九七七年出版，影響流傳很廣。

作者書中說到的劉文典、吳宓、徐志摩、趙元任、傅斯年、胡適、郁達夫、陳衡哲、周作人、曹禺、冰心、聞一多等人都是作者青年時代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甚至直接打過交道的，讀來格外有眞切感和說服力。作者既親炙於民國知名人士，又有自己獨特的審美和道德標準，所以篇章中時有「驚人」之論、率眞之談，不論歷史眞僞如何，也可說是一種特色。

譬如，他發議論說現代文人學者中的懼內者，第一要數李四光，第二、三可能就要輪到趙元任。又回憶西南聯大時期劉文典對於現代新文學作家的評點：「他們不似你們幸運。你們今天在這裡讀書，政府請了我來教你們。他們可憐，他們幼年失學。」另外對於廢名和熊十力因爲爭論佛教義理，從相罵而相打，由文鬥變武鬥的經過也寫得妙趣橫生。不過，程氏的文字謔而不虐，雖有打趣搞笑的片斷，終究還是更注重道德文章。他讚美趙元任出神入化的耳朵，外語說得可以在巴黎、慕尼黑被當地勞動階級視爲本地人。他也欽佩劉文典的硬骨頭，敢於踩着彌衡「擊鼓罵曹」的步法當面痛罵蔣介石。至於廢名和熊老之爭，後續是第二天熊十力造訪廢名，笑嘻嘻地承認自己前一日的觀點有錯。

此書最大的價值的倒不在關於文人風流韻事的記載。雖然作者記述的徐志摩和陸小曼、林徽音的「愛情糾葛」多處被引用，其實道聽途說，流於膚淺；他對於郁達夫和王映霞的「毀家」官司也僅從郁氏的視角發言，未免狹隘片面。我欣賞的是作者描摹出了他眼中這些名家的獨特個性，對於在文學史中較少涉及的女作家和女學者，我們更可以獲得一些寶貴的資料。例如愛梳劉海、信仰基督、爲人「清淡」、「客氣而不親切」的冰心，他雖寥寥數語，卻也寫得栩栩如生。而爽快直接、溫暖可親的陳衡哲，因爲作者有北大的淵源，又曾經登堂入室，所以就寫得更爲詳盡了。他說到「任太太很不容易伺候」：陳衡哲精明能幹，平日爲人和氣，可是有人違反了她的高要求也會大發脾氣；對於自己的學術極爲重視，工作時不許任何人進書房去打擾她；敢於當面開銷國民黨教育部長陳立夫，要求他增加大學生的伙食費。可是對於作者，陳衡哲又宛如慈母，多方照拂，極爲鼓勵。

從頭至尾，作者將自己的親歷親聞，所思所想如實道來，難得的是一個「眞」字。所以，對於其中的謬誤、誇張之處，我們也自可求同存異，姑妄聽之。

讀《胡喬木書信集》札記

虞非子

燈下集

《胡喬木書信集》（《胡喬木傳》編寫組編，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簡稱「書信集」）出版於十年前，收入書簡四百三十五封，選編自收集到的一千一百多封胡喬木書信，時間跨度近半個世紀（自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日至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其中大部分寫於「文革」後時代。全書包括註釋凡五十萬字。無論書信還是註釋，今日讀來，依然有許多非同尋常的史料、令人豁然的亮點，茲札記、梳理於下。

「書信集」最後一封是寫給巴金的沒有發出的賀信，也可以說是胡喬木的絕筆：「連日卧病，不克到滬，親臨致賀。」據註釋，「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胡喬木病危，出現幻聽，似從廣播中『聽到』九月二十五日是巴金八十八歲生日。他硬要身邊守護的人拿來紙筆，極其艱難地寫下」了上面這十二個字。「字寫得歪歪扭扭，有的還重疊起來，很不好認。接着，他要女兒胡木英按他的口述筆錄：『寫給巴金文學大傑八十八歲壽辰。』」因巴金生日是十一月二十五日，胡木英把賀信抄清後，「正要與父親再作商量，父親已不省人事。」次日，「胡喬木溘然長逝」。（「書信集」第八三二頁。以下凡出自「書信集」的引文均只標頁碼。）

胡喬木病危時從廣播中聽到的，很可能是紀念魯迅誕生一百一十一周年（魯迅生於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的新聞報道，誤以爲是報道巴金生日的。令人驚駭的是，這一「幻聽」竟被某高產傳記作家「如實」寫入了胡喬木傳記中，章節標題爲「向巴金壽辰發出『遲到』的賀電」——

「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他（胡喬木）從新華社上海電訊中得知，二十五日是文壇耆宿巴金八十八歲生日，文藝界紛紛向巴老致賀。他也要向巴金致賀，雖說這已是『遲到』的賀電。他要親筆寫賀詞，無奈手已顫抖，無法握管。於是，他只能輕聲口授電文……」

作者聲稱寫作這部傳記時「採訪了胡喬木夫人谷羽、子女、秘書及有關人士，查閱了大量文獻」，卻將九月二十五日「定爲」巴金生日，讓文藝界祝賀，讓新華社報道，讓胡喬木不再「幻聽」卻又「無法握管」……胡喬木若地下有知，大概多半也只能哭笑不得了。好在「書信集」提供了較爲豐富的一手史料，讓世人得以一窺較爲眞實的胡喬木。

胡喬木在生命的最後時刻還惦記着巴老，有文章稱「令人意想不到」，因爲胡喬木與巴老不僅有過衝突、交鋒，甚至還「整」過巴老……其實，這一看似「突兀」的「絕筆」，恰恰顯示了其過人之處。而且，這也是有跡可循的：

一九八四年一月三日，胡喬木在中共中央黨校作了《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講話，對周揚《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一文（刊於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日《人民日報》）進行了批判。同月二十六日（農曆十二月二十四），即《人民日報》公開發表《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前一天，胡喬木致函周揚提前「祝春節安好」，並隨信「奉呈」了那首後來非常著名的小詩：「誰讓你逃出劍匣，誰讓你／割傷我的好友的手指？／血從他手上流出，也從／我心頭流出，就在同時。／／請原諒！可鋒利不是過失。／傷口會愈合，友情會保持。／雨後的陽光將照見大地／更美了：擁抱着一對戰士。」

胡喬木對周揚口誅筆伐之後向周揚賀年贈詩，似乎「令人意想不到」，以致對胡喬木此舉衆說紛紜、褒貶不一。「書信集」註釋說，「此詩表達了胡喬木期望周揚給予理解，並保持戰友情誼的懇切心情。」——選編者將此詩的寫作目的完全歸於胡喬木個人的「期望」，突出胡喬木對「戰友情誼」的重視，未免簡單化了。（順便說一句，融入選編者主觀色彩的註釋出現在史料性文獻中並不恰當，也不符合「書信集」《出版說明》所說「註釋力求把當時的背景、有關情節簡明扼要地交代清楚，以見信件價值」的註釋原則。好在「書信集」中此類註釋並不很多見。）雖然胡喬木在《人民日報》公開發表他的文章前一天致函周揚並贈詩，或許的確也有「打招呼」的意思，但選編者顯然忽略了一點，即胡喬木是一位有着異常豐富的高層政壇閱歷，非常善於領悟頂層領導講（談）話精神的意識形態主管。在當時情況下，無論出於何種目的，即便內心深處如何「戰友情深」，他也絕不會貿然「擁抱」成爲批判對象的「戰友」的。換言之，他的這首詩、他的個人「期望」必定是有所「本」的。

事實也的確如此。一月七日，胡喬木致信鄧小平請示是否公開發表《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十一日，鄧小平在信上批示：

「喬木同志：這篇文章寫得好，可在《人民日報》發表或轉載。由教育部規定大專學生必讀。文藝、理論界可組織自由參加性質的座談，允許辯論，不打棍子。」

鄧小平的這一批示除了對胡喬木文章的充分肯定，還暗含着對周揚的某種定性或定調，胡喬木不會看不出來；而「一對戰士」這一提法應該是「本」着「允許辯論，不打棍子」這八個字誕生的。顯然，胡喬木這首詩所傳達的遠遠不止是「期望周揚給予理解，並保持戰友情誼的懇切心情」，在某種意義上，這是胡喬木懷着欣悅，以詩的形式寫下的對鄧小平批示的領會、傳達乃至回應（自我表態）——或許，也不僅僅是寫給周揚看的。

至於這首小詩給周揚帶來怎樣的感受，胡喬木或許並沒有——也很難要求他——設身處地細加考慮……但面對胡喬木的「擁抱」，切切實實挨了「棍子」且感受不到「雨後陽光」的周揚已疲憊不堪，後一病不起，鬱鬱而終。

有意思的是，兩個多月後的五月十八日，胡喬木在致胡耀邦的信中表示：「我想在近日內寫一篇《做改革的促進派》的文章……這篇文章我早想寫了，實在這幾年的時間大部分都被起草文件，和生病養病佔掉了。人道主義文章是周揚文章和二中全會以後形勢逼出來的，實則這幾年我並未熱心於這些方面的問題。」胡喬木筆鋒一轉，意在言外，這的確也是他的過人之處；即便從文章作法看，「一枝筆」也絕非虛名。

（之一）

一九四九年任新華社社長時的胡喬木

了無痕跡

人生在線

潘姝苗

生活中有很多事情差強人意，有時候，付出與收穫並不能成正比，於是時常勸自己，不要跟人比，很多煩惱都是比出來的。由此持一份淡定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靜觀冬雪遠春寒輕，閒看青衫舊朱顏老。

朋友最近在網上問我，「博客爲何不見更新？」我啞然一笑，「眞是這樣嗎？我聽的音樂幾乎一直在變。」的確，有些變化了無痕跡，關鍵在於是否眞心窺探聆聽。依然在不間斷地寫，每天向一個「舊我」告別，卻在抑制的願望中將「新生」耽於隱蔽，以期打磨。

橫看成嶺側成峰，生活有多少角度，就能演繹多少精彩。在我看來，在博客裡聽聽喜歡的歌曲，漫步在圖文並茂的空間，隨意安放視線和心情，也頗有收穫。轉念一想當下狀態，不是意懶，而眞個靜了心。自習文以來，沉溺於字斟句酌，看身邊四季流轉，時序更迭，時常感到一陣急迫。手敲鍵盤之聲如山雨傾盆，胸中似有千壑萬馬，時若兵臨城下。也許是精神貧瘠的緣故，我不擅長編故事，對經傳美言也少有涉獵，對於文友們紛紛拓展文路，博古通今，遊歷海外，頻發妙想好生羨慕。看眼前繁花似錦，遙想古人之喟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其實，每個人並不知道自己所隱匿的靈性，不置身戶外，誰知曉自己原本竟是個野孩子，徒步、踏浪、登攀、放歌，眞情率性，本色盡顯。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一年雖是春色最好，那一抹絕勝竟出自淡素，出自那份似有還無的了悟。寫作，與草木生發一樣，應是一種平中出奇，厚積薄發的過程，要歷經多少個不眠之夜和多少次搜腸刮肚才能換得些微成果，能將文章寫得如同玩兒一般的，也是功夫。做到似魯迅所說，「有眞意，去粉飾，少做作，勿賣弄」，更加值得欣慰。常有無墨可落的感傷，被滯澀的才情逼迫得緊。寫得越急，心中卻越發地空。

聽聞有人羨慕地告訴我，「你的生活眞幸福，從你字裡行間流露出的，都是對婚姻和親情的感恩，雖然細瑣，樸實，平淡，卻帶給人輕輕的愉悅。」其實，我哪裡有什麼幸福呢？尋常的模樣，樸素的衣裝，簡單的言語，甚至略顯寒磣的行頭。放在人堆裡，絲毫沒有什麼出衆，唯一卻可自滿的就是心靈富足。正如《浮生六記》裡所云，「富貴貧賤，總難稱意，知足即爲稱意；山水花竹，無恆主人，得閒便是主人。」

佛說，世間萬物，都由心生。人生有三重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我想起一位友人的勸說，「文學更在生活外，有則寫之，無則放下。」萬般情味皆生於自然，自無而有，只要身在其中，心中有景，有沒有痕跡都不必強求。

笑

鄭漢成

文化什錦

兒童，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都要學笑。

你是人，就要識得「笑」。如果你對着人識得笑，你就會產生一種親和力，你識得笑，其實是禮貌，有教養的人才懂得笑，心地善良的人才懂得笑，心境豁達的人才懂得笑，懂得慈悲喜捨，有愛心的人才懂得笑，由心裡面笑出來去待人。

笑賦予你的人生，雨過天晴迎向陽光的人生態度，使歡樂機智豁達充滿了人生，輕鬆有趣開解許多煩惱。

不少人容易被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造成不愉快的心境，情緒煩躁，往往又不自覺地去反思，去自責，於是心理失去平衡，悶悶不樂，眼濕濕，鬱鬱寡歡，自尋煩惱，笑能治療以上的創傷，是治療創傷的良藥。

據說，美國最新的心理學，用外在的笑改變內在的心，外在的笑能改變內在的憂鬱的心，每日大笑三聲。

有笑容，用笑容去面對人生，使生活充滿情感，活潑起來，使生命充滿情趣，輕鬆自愉，自如，建立積極的人生觀，增進你與他人的關係，改善你的修養，人格品質。

慈愛的人一定是微笑待人的人，悲天憫人的人也是笑着去待人的人，笑着去施予，否則折福。

笑中有道：一笑置之，幽默的笑，滑稽的笑，笑傲人間，詼諧的笑，笑裡帶同情，坦然一笑，豁達的笑，會心微笑。

笑的醫學：笑能放鬆肌肉，緩和心跳，降低血壓，調整內分泌，減輕疾病，解憂鬱症，醫沮喪，醫頭痛，產生鎮痛荷爾蒙，使運氣好，愛人愛己是健康之道。

春遊三清山

天南地北

繆士毅

素有「天下第一仙山，地上無雙福地」之稱的三清山，是一首優美的詩，是一幅美妙的畫，只有走近它、親近它，才可細細品味個中之妙。

伴隨春天的腳步，一路驅車來到世界自然遺產地、國家級風景名勝區三清山。三清山，位於江西省東北都上饒市境內，因山有三峰，名爲玉京、玉華、玉虛，如三清（即玉清、上清、太清）列坐其巔而得名，主峰玉景峰海拔一千八百餘米，曾是道人結廬煉丹之地，素享道教名山之譽。這座千古稱奇，萬人叫絕的三清山，集「泰山之雄偉，華山之峻峭，廬山之瀑布，衡山之煙雲」於一山，沒有人工的鑿痕，全屬自然巧成。旅遊者讚嘆：「攬勝遍五嶽，絕景在三清」，美國國家公園基金會主席保羅先生驚嘆：「三清山是世界上爲數極少的精品之一，是全人類的瑰寶」。

從三清山索道下站點上山時，正值濃霧鎖山。坐上纜車，沿着二千四百二十六米索道而上，四周霧海茫茫，眞把人從現實帶入幻境與神仙爲伍，一同騰雲駕霧，飄飄欲仙。當霧海像大海的波濤一樣滾滾而來時，白茫茫，一鋪萬頃，偌大的三清山，只剩下幾個高峰的尖子，像雲海中的幾個島嶼。步出索道上站點時，濃霧漸開，遠處山峰時隱時現，似虛似實，似近似遠，猶如蓬萊仙境。這霧，如流雲飄煙，變幻莫測，給三清山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眞讓人有難識三清山眞面目之感。難怪，秦牧先生晚年登三清山，留下了「雲霧的家鄉，松石的畫廊」的讚譽。

「不到南清遊，不識三清山」。的確，南清園景區是三清山的景眼，海拔一千五百餘米，景點衆多，分布從遊仙谷經一線天、玉清台、玉皇頂到流霞台一帶，這裡千峰疊峙，萬壑縱橫，怪石嶙峋，形狀萬千，使人眼花繚亂。從天門山莊沿南園景區步遊道而行，途中經歷二百九十九石級的希望道，登過禹皇頂，穿過一線峽，通過長壽門，沿途可見「雛鷹出殼」、「玉女開懷」、「道童念經」、「司春女神」、「仙翁唱歌」、「巨蟒出山」、「狸貓待鼠」、「狐狸啃雞」等惟妙惟肖的巧石奇峰，這些經過大自然這位超級藝術大師精雕細刻的天然巧石，靜中有動，似動實靜，給三清山增添了無限生機。瞧！在三清山之南，一峰緊傍峭壁，從深谷中兀突而起，直沖雲天，高一百二十餘米，峰端形如蛇首，峰腰略有粗細，似蛇身挺立，酷似巨蟒朝天猛竄，氣勢逼人，這就是「巨蟒出山」景觀。與「巨蟒出山」相峙的，是三清山三大絕景之一的「司春女神」景觀，女神面玉京峰而立，體態修長，如亭亭玉立的少女，似出水的芙蓉，風姿綽約，豐滿秀麗，神情迷人，那豐滿的臉蛋、高高的鼻樑、披肩的頭髮，是那樣的栩栩如生，眞讓人怦然心動。

三清山不僅峰怪石絕，而且樹奇花美。沿途所見的松樹或長在峭壁岩隙之間，或扎根於峰頂之上，飽享名山秀氣，主幹蒼老遒勁，椏枝飄逸交叉，頂平如傘，儀態瀟灑，迎接八方客。山風過來，松濤陣陣，悅耳動聽。山中的猴頭杜鵑大的高達數米，樹齡高的逾千年，從玉清台沿杜鵑坡、杜鵑谷至司春女神景點而行，那千姿百態的猴頭杜鵑或生長於流泉之畔，或回首凝眸於道旁，或斜倚峰壁之間，引人入勝。導遊說，如果趕上猴頭杜鵑花期，那盛開的猴頭杜鵑花似彩雲，如朝霞，美不勝收。

一路遊來一路景，無限風光在三清。三清山神奇秀美的風光永遠定格在腦海裡！